

中东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

政治过程理论视角下的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

张楚楚

摘 要: 本文运用政治过程理论,从政治机会、组织能力、框架化过程等角度探讨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影响。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两个过程:2011年突尼斯政权更迭后,政治精英的分歧与骤然开放的政治环境为“定叛”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机会,致使本土原有的“定叛”主义资源得以重组,“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等“定叛”主义组织先后建立,并通过宗教话语实现了小幅动员;2013年后,尽管突尼斯政治精英的分歧逐渐弥合,国家监管力度增强,但“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通过与“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两大国际“定叛”组织建立联动网络,增强了组织能力,通过革命话语的框架化方式引起激进“革命”青年的共鸣,实现了运动的扩张。

关键词: “定叛”主义运动;突尼斯;政治过程;“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

作者简介: 张楚楚,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2014级博士生。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7)02-0034-18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在现代阿拉伯世界,北非小国突尼斯因世俗化传统较深、妇女地位和公民受教育程度高、中产阶级群体庞大,被亨廷顿视为较有希望加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阿拉伯国家^①。突尼斯作为“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在转型阿拉伯国家中率先实现了政权平稳过渡,走上了民主化正轨。

* 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新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应对”(16JJDGJW010)的阶段性成果。感谢《阿拉伯世界研究》编辑部与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以及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讲师罗克珊·法尔曼法马扬(Roxane Farmanfarmanian)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哈广安教授的指正,谨致谢忱!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 314.

突尼斯政治转型期间,“定叛”主义运动在当地骤然兴起,致使该国成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头号兵源国。据估计,目前约有7,000名突尼斯人已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参加“圣战”,其中至少有625人已“回流”至突尼斯本土;^①另有1.5万名突尼斯人因被政府怀疑具有参加“圣战”的嫌疑而被禁止出境。^②与此同时,突尼斯最大的“定叛”组织——“伊斯兰教法支持者(Ansar al-Sharia)”组织的成员规模已超过7万。^③

“定叛”主义是“圣战”萨拉菲主义的一个支系,要了解突尼斯“定叛”主义的源流,首先需要理解萨拉菲主义。“萨拉菲(salaf)”系阿拉伯语的中文音译词,原指先人、先贤。作为一种仿效先贤的个人修行方式,萨拉菲思潮出现于公元8世纪。现代萨拉菲主义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④部分保守的逊尼派穆斯林团体认为应当信奉未经更改的伊斯兰教原初教义,遵循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前三代弟子(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的圣行。^⑤在当今阿拉伯世界,萨拉菲主义大致分为传统萨拉菲主义、政治萨拉菲主义与“圣战”萨拉菲主义三个流派。^⑥总体上,三个派别都倡导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规定的生活方式,反对诸如苏菲派等“偏离伊斯兰教”的现象、当代艺术展等无神论文化符号、大使馆等“西方统治的代理机构”、工会等世俗政治势力,以及贩卖酒精等“不道德行为”。^⑦各派的主要区别在于路径与策略不同。传统萨拉菲主义强调个人修行,反对政治参与,尤其反对政治抗争活动,即便政府有专制或不公正行为,民众也应当顺从政府,^⑧因为游行、抗议乃至战争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政治萨拉菲主义主张通过政治参与来实现回归经训的目标;“圣战”萨拉菲主义则将“圣战”观念融入萨拉菲主义思潮。^⑨不同组织对“圣战”的理解不一。部分宗教慈善组织或宣教组织的成员有时自称“圣战主义者”;而伊斯兰极端组织往往将“圣战”

① “Daesh Terrorists Strike Tunisia from Libya,” *Saudi Gazette*, May 9, 2016; The Soufan Group, “Foreign Fighters: An Updated Assessment of the Flow of Foreign Fighters into Syria and Iraq,” December, 2015, http://soufangroup.com/wp-content/uploads/2015/12/TSG_ForeignFightersUpdate1.pdf, 登录时间:2016年9月1日; Haim Malka and Margo Balboni, “Tunisian Fighters in History and Today,” *CSIS*, June 2016, <http://foreignfighters.csis.org/tunisia/tunisian-fighters-in-history.html>, 登录时间:2016年9月1日。

② Yaroslav Trofimov, “How Tunisia Became a Top Source of ISIS Recrui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5, 2016.

③ “The Salafist Struggle,” *Economist*, January 1, 2014.

④ 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6期,第110页。

⑤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entative Jihad: Syrian Fundamentalist Opposition,” *Middle East Report*, No. 131, 2012, p. 5.

⑥ Laura Guazzone, “Ennahda Islamists and the Test of Government in Tunisia,”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It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8, No. 4, 2013, p. 34.

⑦ Ibid.

⑧ Mehdi Mabrouk, “Tunisia: The Radicalisation of Religious Policy,” in George Joffé, ed., *Islamist Radicalisation in North Africa: Politics and Proces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63.

⑨ 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第112页。

等同于暴力,主张通过暴力方式推翻执政的政权等。

随着“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定叛”主义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①在伊斯兰历史上,不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被称为“卡菲尔(*kafir*)”,“背叛”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被称为“库夫尔(*kufir*)”,即“不信”。后者主要包括三类人群:(1)违背伊斯兰教法(*sharia*)的统治者;(2)与外族特别是西方势力勾结、危害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政客或军人;(3)没有正确履行伊斯兰义务的穆斯林平民。伊斯兰教本没有所谓的“宗教裁判”,但极端组织常自视为“宗教裁判者”,随意裁定他人具有“叛教”行为,即“定叛(*takfir*)”。他们强调“虔诚的穆斯林”应当与一切具有“叛教”行为的人断绝来往(*mufasalah*),并且主张通过“定叛”净化世界,对非穆斯林和“不虔诚的穆斯林”实行肉体消灭。因此,与一般的“圣战”萨拉菲主义不同,“定叛”主义者不仅针对执政的政权进行暴力活动,更强调对非穆斯林和所谓的“叛教者”实施惩罚,惩罚方式包括爆炸袭击、斩首、屠杀等激进暴力手段。

学界与政界对“定叛”主义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失业、住房短缺等经济社会因素是促使人们激进化与极端化的主因,也是滋生“定叛”主义的重要土壤;^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定叛”主义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与参与者的宗教认知密不可分。然而,上述两种看法都不够客观。近年来,突尼斯巴尔杜博物馆枪击案、苏塞血案等恐袭事件表明,凶手大多来自中产家庭,早年不仅抽烟、喝酒,还喜欢穿西装和参加派对。^③因此,需要借助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东剧变后“定叛”运动在整个中东地区兴起的现象。

本文认为,在后“阿拉伯之春”时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东地区泛滥的背景下,考察“定叛”主义在突尼斯的兴起历程,既有一般性的理论意义,也有助于理解突尼斯等中东伊斯兰国家面临的安全困境。本文试图引入社会学中政治过程的理论范式,通过对突尼斯个案的实证分析,为中东剧变后“定叛”主义运动在突尼斯兴起的背景、成因、影响等提供更加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采用的理论

① Edmund Ratka and Marie-Christine Roux, “Jihad Instead of Democracy: Tunisia’s Marginalised Youth and Islamist Terrorism,” *The Globalisation of Terrorism*, Vol. 1, 2016, p. 81; Hassan Mneimneh, “Takfirism,” *Critical Threats*, October 1, 2009, <http://www.criticalthreats.org/al-qaeda/basics/takfirism>, 登录时间:2016年9月1日。

② Michael Mousseau, “Urban Poverty and Support for Islamist Terror: Survey Results of Muslims in Fourteen Countri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8, No. 1, 2011, pp. 35–47; Daniel Egiegba Agbiboa, “Why Boko Haram Exists: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Perspective,” *African Conflict and Peacebuilding Review*, Vol. 3, No. 1, 2013, pp. 144–157.

③ “Special Report: The Middle-Class Islamists Behind Tunisia’s Museum Attack,” *Reuters*, May 17, 2015,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tunisia-attack-gunmen-specialreport-idUSKBN00205F20150517>; Kaouther Larbi, “Tunis Gunman ‘Loved Life’ Says Brother,”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March 22, 2015, <http://www.smh.com.au/world/tunis-gunman-loved-life-says-brother-20150321-1m4qyw.html>; Robert Mendick, “Footage Discovered Showing Tunisia Beach Attack Gunman Seifeddine Rezgui Breakdancing at Family Wedding,” *The Telegraph*, June 26, 2016, 登录时间:2016年10月11日。

框架并不限于对突尼斯和“定叛”主义运动的个案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范式,政治过程理论的分析框架也适用于中东国家的政治萨拉菲主义运动、传统萨拉菲主义运动、伊斯兰主义运动、左翼运动、极右翼运动等社会与政治运动。

一、政治过程理论

政治过程理论(Political Process Theory)是西方研究社会运动的经典理论之一。该理论最初是作为怨恨理论(Grievance Theory)和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的补充而提出的。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叶,受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社会学家普遍将社会运动看作社会失序与社会群体心理失衡的结果^①,但这种理论框架假定社会运动是非理性、无组织的行为,无法解释为何某些机能运行正常的社会仍会发生抗争运动。^②20世纪70年代,资源动员理论兴起。尽管这一模型承认抗争者的理性,强调内生组织对于资金、人力、技术等资源的动员能力,将社会运动“正名为政治运动而非心理运动”^③,但其不足之处在于重精英而轻大众,仅能解释“精英主导的变革”,而无法解释“被排斥群体领导的变革”^④。

为弥补上述两种理论的缺陷,麦克亚当(Doug McAdam)、麦卡锡(John D. McCarthy)、塔罗(Sidney Tarrow)等社会学家提出并不断完善了政治过程理论。总体上,政治过程模型强调将社会运动视为一个多方参与的中长期过程,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ies)、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strength)、框架化过程(framing process)是政治过程模型的三个基本要素。

政治机会即“能够促进或阻碍集体行为的政治与制度机会”^⑤,其内涵包括国家压制程度(level of repression)、体制开放性(political openness)、政治精英同盟存在与否(presence or absence of elite allies)等。^⑥一般来说,当国家压制程度下降、体制开放性增加、政治精英分裂、国家政策执行力减弱时,抗争与运动爆发的可能性更大,

① Robert K. Merton, Leonard Broom and Leonard S. Cottrell, eds., *Sociology Toda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pp. 429-441; Gerhard Lenski, “Status Crystallization: A Non-Ver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19, 1954, pp. 405-413.

② Graeme Chesters and Ian Welsh, *Social Movements: The Key Concepts*,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7.

③ 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 22.

④ Ibid., p. 24.

⑤ Graeme Chesters and Ian Welsh, *Social Movements: The Key Concepts*, p. 136.

⑥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Dell Porta, Donatella and Mario Diani,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Blackwell, 1999; Gay W. Seidman,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Workers' Movements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1970-198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反之则会遏制社会运动。不过,“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仅仅能够赋予心理失衡群体抗争的机会”^①,至于失衡群体能否抓住机会,形成有组织有规模的社会抗争行动,则取决于运动组织者的内生资源。具体来说,一个内生组织的强度取决于组织内部结构、人员招募方式、组织关系网络、组织凝聚力等因素。

所谓框架化,主要研究内生组织如何通过话语宣传赋予集体行为以合法性,并鼓励与说服社会群体参与社会运动。^② 斯诺(David A. Snow)与本弗德(Robert Benford)指出,衡量框架化成功与否的标志在于内生组织能否通过话语宣传引起广泛共鸣。经验表明,表达他们的共同关切与集体身份认同,或强调某社会群体的文化符号、语言与宗教,常常能够让框架化过程更为有效。^③

政治过程模型的三个要素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且在不同时间点,三者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在社会运动萌发的初期阶段,政治机会构成关键性因素,决定着组织和框架化的方式选择与活动范围(如图 1 所示)。当有利的政治机会出现,抗争运动产生之后,社会运动进入扩张阶段,此时内生组织的作用上升,强有力的内生组织甚至可以利用其自身资源与框架化技巧塑造新的政治机会,进而影响社会运动的走势。在社会运动的整个过程中,框架化则贯穿始终,促进内生组织利用有利政治机会完成社会动员^④。

下文以突尼斯作为案例,阐释政治机会、组织能力与框架化过程三个变量如何影响后革命时代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轨迹。本文认为,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的兴起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如图 2 所示)。2011 至 2012 年,本·阿里政权倒台后突尼斯出现了政治权力真空,新旧精英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相对封闭的政治环境骤然开放,原本被监禁与流放海外的突尼斯“定叛”分子重获自由与运动空间,开始组建“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等“定叛”组织,其通过占据清真寺、创立媒体机构、开设社交媒体账号以及借助宗教话语吸引了相当数量的支持者,逐渐扎根于突尼斯社会。2013 年后,尽管突尼斯政治精英的分歧逐渐弥合、国家对极端组织的监管力度增强导致政治活动空间缩小,但“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通过与“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两大国际“定叛”组织建立内外联动网络,增强了自身的组织

① 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p. 43

②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③ David A. Snow and Robert Benford,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eds.,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cross Cultur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1*, Greenwich: JAI Press, 1988, pp. 197-218.

④ Banu Eligür, *The Mobilization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36; Doug McAdam, “‘Initiator’ and ‘Spin-off’ Movements: Diffusion Processes in Protest Cycles,” in Mark Traugott, ed.,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20-222.

能力。同时,该组织以“真正的革命者”自居,通过框架化革命话语的方式引发激进革命青年的共鸣,实现了“定叛”主义运动的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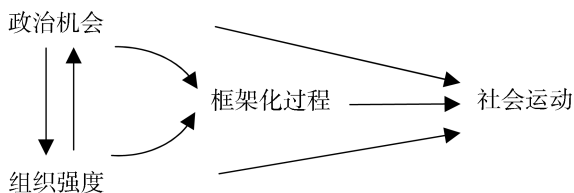


图1 政治过程变量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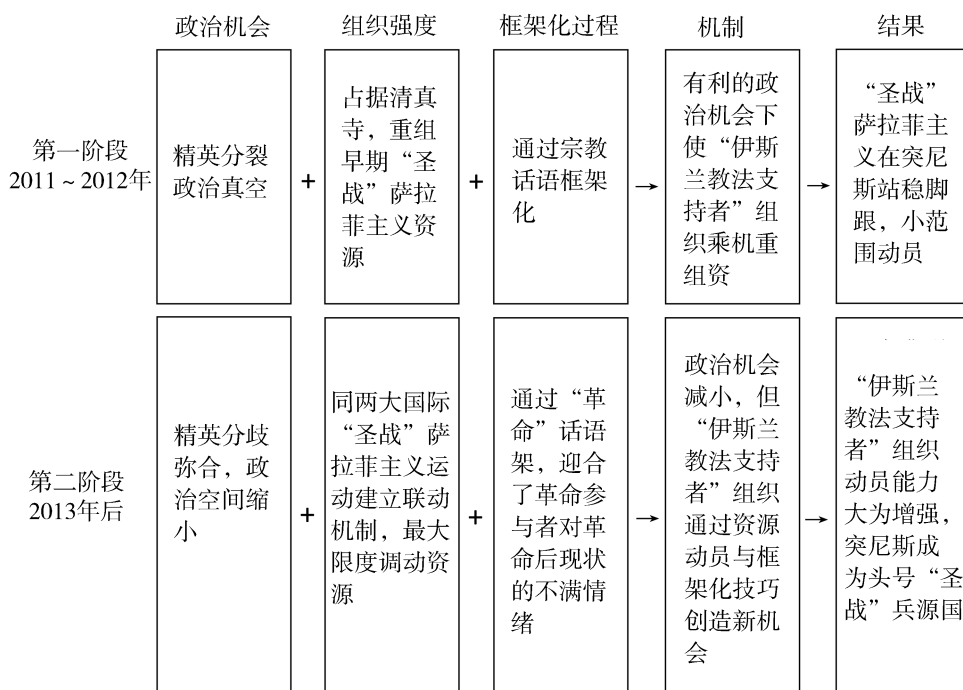


图2 2011年以来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的动员过程

二、突尼斯“定叛”主义的历史源流

突尼斯的萨拉菲主义运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民间宗教组织“伊斯兰组织(Al-Jamaa al-Islamiyya)”^①内部发生分裂。该组织的主流成员主张根据所处时

^① “伊斯兰组织”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1981年建立名为“伊斯兰倾向运动”的政党,1989年该党更名为“复兴运动”。

代理教义,通过组建政党与竞选的方式取得政权,实现国家的“伊斯兰化”,但遭到少数派的反对;少数派则强调坚守原初教义,认为建立政党参政的时机尚不成熟。在穆罕默德·库贾(Mohammad Khoujia)、穆罕默德·阿里·胡拉斯(Mohammad Ali Hurath)等人的带领下,少数派脱离了“伊斯兰组织”,并组建起“突尼斯伊斯兰阵线(Tunisian Islamic Front)”进行宣教,^①该组织遂成为突尼斯传统萨拉菲主义与政治萨拉菲主义的源头。

自 1991 年起,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通过“净化资源计划(Plan for the Cleansing of Resources)”搜捕了 1 万多名伊斯兰主义者和萨拉菲主义者,“复兴运动(Ennahda Movement)”、“突尼斯伊斯兰阵线”等组织被列为非法组织,其成员或锒铛入狱,或流亡海外。^②与此同时,突尼斯宗教场所与机构也受到限制,如政府规定清真寺不得在非礼拜时间开放,宰图纳大清真寺被禁止教授宗教课程等。^③此次镇压导致部分逃亡海外的萨拉菲主义者前往阿富汗与车臣地区充当“战争志愿者”,其间在塔利班、“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接受军事训练。2000 年,受到国际“定叛”主义思潮影响的阿布·阿亚德·突尼西(Abu Ayyad al-Tunisi)、萨米·本·哈米斯·本·萨利赫·萨义德(Sami Ben Khamis Ben Saleh Said)等突尼斯人组建了“突尼斯战斗组织(Tunisian Combat Group)”,该组织作为早期突尼斯“定叛”组织,旨在将“定叛”思想传入突尼斯,最终在突尼斯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受制于当时本·阿里政权针对极端宗教活动的严密监控,该组织主要活跃于欧洲的突尼斯移民群体内部。21 世纪初,“突尼斯战斗组织”的核心人物萨义德、阿布·阿亚德·突尼西等人相继在意大利、土耳其等地被捕,随后被引渡回突尼斯并判处监禁,^④导致该组织日渐式微。

2010 年前,除“突尼斯战斗组织”外,阿尔及利亚极端组织“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Salafist Group for Preaching and Combat)”是突尼斯“定叛”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源头。21 世纪初,在阿尔及利亚大规模军事清剿行动的打击下,“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开始与“基地”组织建立同盟,由国内转战国外,将活动重心从阿尔及利亚境内

^① Stefano M. Torelli, Fabio Merone and Francesco Cavatorta, “Salafism in Tunisi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mocrat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19, No. 4, 2012, p. 142.

^② Mehdi Mabrouk, “Tunisia: The Radicalisation of Religious Policy,” pp. 57–60.

^③ Emad El-Din Shahin, “Secularism Manipulating Islam: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unisia,” <http://emad-shahin.com/eshahin2/wp-content/uploads/2014/08/Secularism-Tunisia-Final.pdf>, p. 21

^④ Daveed Gartenstein-Ross and Bridget Moreng, “Tunisian Jihadism after the Sousse Massacre,”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October 22, 2015, <https://www.ctc.usma.edu/posts/tunisian-jihadism-after-the-sousse-massacre>, 登录时间:2016 年 9 月 8 日; Aaron Y. Zelin, “Jihadi Soft Power in Tunisia: Ansar al-Shariah’s Convoy Provides Aid to the Town of Haydrah in West Central Tunisia,” *Al-Wasat, the Muslim World, Radicalization, Terrorism, and Islamist Ideology*, February 21, 2012, <http://aaronzelin.com/2012/02/21/jihadi-soft-power-in-tunisia-ansar-al-shariahs-convoy-provides-aid-to-the-town-of-haydrah-in-west-central-tunisia-with-pictures/>, 登录时间:2016 年 9 月 8 日; Daveed Gartenstein-Ross, Bridget Moreng and Kathleen Soucy, “Raiding the Stakes: Ansar al-Sharia in Tunisia’s Shift to Jihad,” *ICCT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unter-Terrorism) Research Paper*, February, 2014, p. 5.

转向萨赫勒沙漠地区,且不断向突尼斯、马里等周边国家拓展势力范围。^① 2007年,该组织正式宣布效忠“基地”组织,并更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I-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期间,该组织向突尼斯派出代表以建立分支机构。2007年初,尚处于萌芽阶段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突尼斯分支在突尼斯市南郊的首次袭击计划被安全部门发现。经过激烈对抗,12名武装分子被击毙,数百人被捕,令该组织元气大伤。^②

三、中东剧变后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的政治机会

2011年突尼斯政权更迭后,突尼斯政治精英间的分歧与骤然开放的政治环境为“定叛”主义的兴起,尤其是“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等“定叛”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 2011~2012年突尼斯的政治真空

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了大规模抗议运动,随着本·阿里政权的倒台,突尼斯原有的政治秩序宣告崩塌,客观上为“定叛”主义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机遇。

首先,威权政权的垮台使突尼斯政治气氛骤然宽松,本·阿里时代受到排斥或打压的政治反对派与宗教团体获得了巨大的活动空间。“阿拉伯之春”发生后的数月间,百余个政党获得合法地位,数千个非政府组织迅速成立,针对媒体言论的限制和宗教设施的监管被解除。2011年2月19日,在反对派的施压下,突尼斯临时政府颁布《大赦法》,大量被监禁的政治犯重获自由,常年流亡海外的各派政治活动家纷纷回国。

政治限制的放宽一方面为突尼斯公民提供了更多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使反对党派参政的广度和深度迅速提升;另一方面,政治环境过度开放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如各政党与组织的合法地位轻易获得承认,各类政治犯不加甄别地受到特赦,以及获释人员安置措施的疏漏等使某些极端分子有机可乘。据统计,本·阿里政权倒台后不久,约有1,800名萨拉菲派人士在大赦中获释,^③其中包括阿布·阿亚德·突尼西、萨米·本·哈米斯·本·萨利赫·萨义德等曾受到多项从事恐怖活动指控的“定叛”主义者。

其次,本·阿里政权垮台后国家出现的政治真空,为突尼斯各派政治力量的角

^① Said Rabia, “Menace Grandissante d’AQIM,” *El Watan*, September 26, 2010.

^② Alaya Allani, “The Islamists in Tunisia Between Confron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1980–2008,”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4, No. 2, 2009, pp. 265–266.

^③ Daveed Gartenstein-Ross, “Tunisia’s Salafist Tangle and the Long Road to Stability,” May 20, 2013, <http://www.defenddemocracy.org/media-hit/tunisia-salafist-tangle-and-the-long-road-to-stability/>, 登录时间:2016年9月1日。

逐提供了便利,致使国家陷入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在此过程中,突尼斯大体上形成了以“复兴运动”、共产主义工人党(Communist Workers Party)等前政权反对派和以本·阿里政权高官为代表的新政治精英之间的对峙格局。在新政治精英阵营内部,以“复兴运动”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势力,同左翼政党与自由派之间因存在派系分歧而展开政治博弈。在此背景下,包括“定叛”组织在内的多个萨拉菲主义派系成为“复兴运动”的竞争砝码和拉拢对象。2011年10月突尼斯制宪会议选举前,“复兴运动”领导人拉希德·加努西(Rached Ghannouchi)曾表示,“萨拉菲主义者让我想起了我的青年时代”,青年“需要接受‘复兴运动’所代表的现代伊斯兰思想教育”。^①以“改革阵线(*Jabhat al-Islah*)”为代表的萨拉菲派组织在2011年选举中协助“复兴运动”拉票,^②使“复兴运动”顺利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复兴运动”与“保卫共和国大会(Congress for the Republic)”、“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Democratic Forum for Labour and Liberties)”联合执政后,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萨拉菲主义传播与发展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复兴运动”并未对传统萨拉菲主义、政治萨拉菲主义与“定叛”主义团体作详细区分。2012年,突尼斯过渡政权承认了宽容党(*al-Rahma*)、正统党(*al-Asala*)等多个萨拉菲派政党的合法地位,批准了200个新的萨拉菲派慈善机构与学校,对各派萨拉菲势力在清真寺的宣教活动不予干预,并允许来自海湾国家与埃及的激进宗教人士进入突尼斯从事宣教活动。^③

在此背景下,“伊斯兰教法支持者”、“中间主义启蒙与改革协会(*Al-Jamaa al Wassatia Li Tawiaa wal Islah*)”等“定叛”组织纷纷建立。这些组织创建网站与社交媒体账号进行舆论传播与人员招募,同时将清真寺作为扩大影响的重要宣传阵地。2012年,突尼斯的4,860座清真寺中至少有400多座清真寺处于“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的掌控之下。^④

(二) 2013年以来突尼斯政治环境的变化

2013年以来,突尼斯政治格局发生了重要转变,精英共识的形成与政治空间的缩小成为新时期政治环境的重要特征。2013年突尼斯世俗派人士舒克里·贝莱德(Chokri Belaid)与穆罕默德·布拉米(Mohamed Brahmi)遇刺案引发全国哗然,激化

^① Monica Marks, “Youth Politics and Tunisian Salafism: Understanding the Jihadi Current,”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8, No. 1, 2013, pp. 112–114; Graham Usher, “The Reawakening of Nahda in Tunisia,” *Merip Online*, 30 April 2011, <http://www.merip.org/mero/mero043011>, 登录时间:2016年9月4日; “Rached Ghannouchi, ‘Si On Diabolise les Salafistes Tunisiens, Ils Seront au Pouvoir dans Dix ou Quinze Ans’,” *Le Monde*, October 18, 2012.

^② Aaron Y. Zelin, “Who Is Jibhat al-Islah,” *Sada*, July 18, 2012.

^③ Tom Heneghan, “Ennahda’s Religious Policies Split Tunisia’s Ruling Party,” Reuters, September 4, 2013.

^④ Christine Petré, “Tunisian Salafism: The Rise and Fall of Ansar al-Sharia,” *Policy Brief*, No. 209, 2015.

了各派力量间的博弈。“复兴运动”对待“定叛”主义的宽容态度引发了保守势力与左翼力量等世俗改革派的激烈反对。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突尼斯总工会遂发起了全国政治对话。“复兴运动”一改此前拒绝的态度,积极参加对话并与各派协商,最终与左翼派别、保守势力就“危机解决路线图”达成了一致,通过任命无党派人士马赫迪·朱马(Mehdi Jomaa)组建技术官僚政府成功解决了政治危机。^①

此后,突尼斯政坛的权力斗争有所缓和,各大派别达成两项主要共识:第一,允许前政权官员、伊斯兰主义势力等各派力量的政治参与,通过选举实现权力更替;第二,突尼斯两个最大党派“复兴运动”与“呼声党(Nidaa Tounes)”承认,当前突尼斯仍处于政治脆弱时期,二者无论哪方上台,都须与另一方共同进行政治决策。2014年“呼声党”先后赢得国民议会与总统选举,但仍将反对党“复兴运动”纳入联合政府,便是典型例证。目前,突尼斯的政治格局虽非典型的“精英联盟”,但“阿拉伯之春”后新老政治精英的对峙局面已趋于缓和。

政治精英分歧减少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定叛”主义运动作为权力斗争砝码获得生存的政治机会大幅减弱。2013年5月,突尼斯过渡政府禁止“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召开第三届年会。同年8月,突总理阿里·拉哈耶德(Ali Laarayedh)宣布将该组织列为恐怖组织。随后,突过渡政府决定通过关闭该组织社交媒体账号与网页等手段遏制其宣教与招募活动,并加强了对该组织的军事打击。2014年“呼声党”上台后采取了更加严厉的安全治理措施。2015年,突尼斯颁布《新反恐法》,规定凡是损害公共或私人物品、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团体,均按恐怖主义罪名判处罚款或监禁;^②部分罪犯还因恐怖主义罪被判处死刑^③。

四、“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的建立及其组织结构

2011年以来,突尼斯开放的政治环境使本土原有的“定叛”主义资源得以重组,“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等“定叛”组织随之建立。2013年后,“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通过与“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两大国际“定叛”主义势力建立联动网络,增强了组织能力。

(一)“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的建立及其内部结构

2011年初,阿布·阿亚德·突尼西获释后再次投身“定叛”主义运动。同年4月,突尼西与一同获释的萨米·本·哈米斯·本·萨利赫·萨义德等狱中好友建立

^① Laura Guazzone, “Ennahda Islamists and the Test of Government in Tunisia,” pp. 36-39.

^② “Tunisia: Counterterrorism Law Endangers Rights,” *Human Rights Watch*, July 31, 2015, <https://www.hrw.org/news/2015/07/31/tunisia-counterterrorism-law-endangers-rights>

^③ Sarah Mersch, “Tunisia’s Ineffective Counterterrorism Law,” *Sada*, August 6, 2015.

了“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① 该组织成立时以文化慈善团体的面目出现,因此并未引起官方的关注和怀疑。但此后一两年间,“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迅速发展成为突尼斯规模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定叛”组织,策划并参与了多起恐袭案件。

不同于阿布·阿亚德·突尼西早年建立的“突尼斯战斗组织”,“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内部结构严密,官僚化程度高,各级机构分工明确。在组织机构上,“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机构,最高领袖被称为“埃米尔”,由阿布·阿亚德·突尼西担任。从该组织在社交网站上公布的消息来看,其至少设立了四个直属埃米尔的中央办事机构(见图3):(1)宣教委员会负责宣教和宣传事务;(2)人道主义事务部负责为贫民与弱势群体提供食品、衣物、医疗等慈善服务,并在发生自然灾害期间为受灾民众提供救济;(3)媒体事务部负责通过该组织的官网和社交媒体扩大影响和招募成员,通常借助其媒体分支“旗帜媒体基金会(Al-Bayariq Media Productions Foundation)”发布各类信息;(4)协调部负责联络和协调北部、中部及南部地区分支机构各类事务和行动。^② 此外,“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还设有秘密军事机构,针对被该组织界定为“叛教”的个人和团体实施暴力打击。^③ 该军事翼组织参与的行动包括 2011 年 10 月播放电影《茉莉人生》(Persepolis)^④的电视台袭击案、2012 年 9 月的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袭击案,以及 2013 年 2 月和 7 月的突尼斯政治家舒克里·贝莱德和穆罕默德·布拉米暗杀案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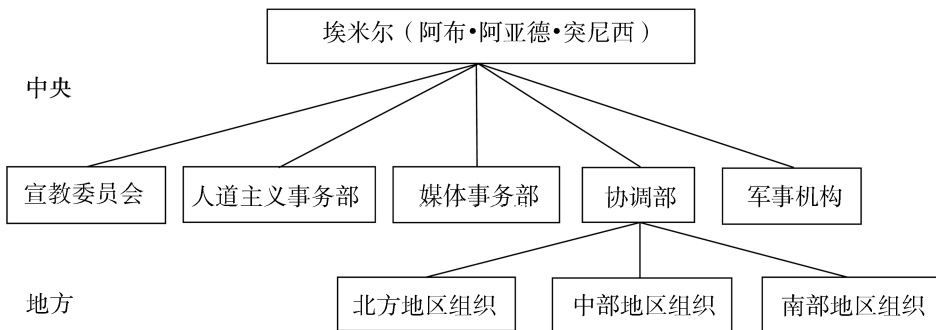


图3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的组织结构

① Stefano M. Torelli, Fabio Merone and Francesco Cavatorta, “Salafism in Tunisi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mocratization,” pp. 140–154.

② Daveed Gartenstein-Ross, Bridget Moreng and Kathleen Soucy, “Raiding the Stakes: Ansar al-Sharia in Tunisia’s Shift to Jihad,” p. 5; Aaron Y. Zelin, “Meeting Tunisia’s Ansar al-Sharia,” *Foreign Policy*, March 8, 2013, <http://foreignpolicy.com/2013/03/08/meeting-tunisia-ansar-al-sharia/>, 登录时间:2016年8月10日。

③ Gartenstein-Ross, “Ansar al-Sharia Tunisia’s Long Game: Dawa, Hisba, and Jihad,” *ICCT Research Paper*, May, 2013, p. 7.

④ 《茉莉人生》是根据伊朗裔法籍图画小说家玛嘉·莎塔碧所创作的同名漫画改编的动画电影。“圣战”萨拉菲主义者认为影片含有丑化穆斯林的内容,因而抵制该影片的放映。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注重借用“基地”组织的“品牌影响力”,该组织成立后不久便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突尼斯分支建立了联系。2012年,两个极端组织联合组建了秘密武装组织“乌克兰·本·纳菲营(Katibat Uqba ibn Nafi)”^①,行动指挥部设在突尼斯西部卡塞林省察安比山区。同年12月,“乌克兰·本·纳菲营”在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边境省份同在当地巡逻的突尼斯国民警卫队发生枪战,造成副官安尼斯·杰拉西身亡,才使该组织首次为外界所知。^②除在突尼斯境内发动恐怖袭击外,“乌克兰·本·纳菲营”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输送兵源和从该组织返回突尼斯的武装人员提供落脚地,并为准备前往萨赫勒地区参加“圣战”的突尼斯武装分子提供军事训练。“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的成员中有不少便是通过“乌克兰·本·纳菲营”前往萨赫勒地区并加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这些武装分子在阿尔及利亚、马里等地获得实战经验后返回突尼斯,成为该国重要的安全隐患。“乌克兰·本·纳菲营”还在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边境从事走私活动,为突尼斯的“定叛”组织输送武器和资金。^③

(二)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与国际“定叛”主义运动的内外联动

2013年,“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宣布与叙利亚“支持阵线”联合,成立“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组织;2014年6月,该组织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并更名为“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组织的攻城略地使其影响迅速超过“基地”组织,成为全球恐怖主义新图腾。除向全球各国广泛招募新兵外,“伊斯兰国”组织也设法蚕食“基地”组织在西亚、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势力范围,使当地的“基地”组织分支转变立场、效忠“伊斯兰国”组织。2014年,“乌克兰·本·纳菲营”部分成员脱离了“基地”组织分支,并于当年12月组建了“哈里发军(*Jund al-Khilafah*)”,公开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成为后者在突尼斯的分支。^④

需要指出的是,“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在突尼斯并未像在叙利亚等国那

^① 乌克兰·本·纳菲是公元7世纪倭马亚王朝的著名将军,曾率领倭马亚王朝军队征服了马格里布地区。“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以此人名字命名了其秘密武装组织。

^② Amira Masrouf, “Circumstances of Death Arise after Algerian Border Attack,” *Tunisia Live*, December 11, 2012; Daveed Gartenstein-Ross, Bridget Moreng and Kathleen Soucy, “Raiding the Stakes: Ansar al-Sharia in Tunisia’s Shift to Jihad,” p. 8.

^③ Ibid., pp. 7–8; “Possibles Connexions entre Réseaux Terroristes et de Contrebande,” *TAP*, May 6, 2013; “Al Qaeda, Menace-t-elle Vraiment La Tunisie?,” *Business News*, December 21, 2012.

^④ “Alleged Group ‘Jund al-Khilafah in Tunisia’ Pledges to IS,” SITE Intelligence, December 8, 2014, <https://news.siteintelgroup.com/Jihadist-News/alleged-group-jund-al-khilafah-in-tunisia-pledges-to-is.html>, 登录时间:2016年10月2日。

样出现相互排挤与火并的情况,而是日渐呈现出融合与互助的趋势。突尼斯“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头目阿布·阿亚德·突尼西本人对“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并无偏向,2014年他通过该组织的推特账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等“圣战”组织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应当抛开分歧,“敞开心扉接受新的、全面的和解”。^①为此,突尼西鼓励“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成员加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同时也呼吁这些成员赴伊拉克与叙利亚参加“圣战”。^②由此可见,“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通过“乌克兰·本·纳菲营”和“哈里发军”分别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建立联系,同时向两大极端组织输送兵源,实现了突尼斯与萨赫勒地区、利比亚、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定叛”主义运动之间的资源整合与人员流动(见图4)。2014年开斋节期间,“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发表声明,同时向“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与“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致敬。^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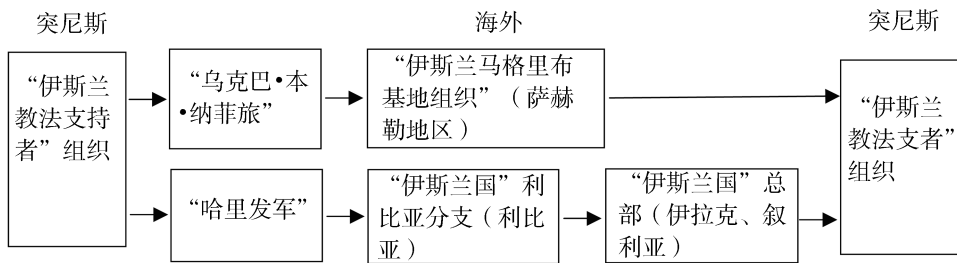


图4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与“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的流动机制^④

在“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的调解下,“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在突尼斯逐渐出现了和解之势,甚至时常相互声援。2015年3月19日,“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对前一天突尼斯首都巴尔杜博物馆恐怖袭击事件负责后不久,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联系密切的“乌克兰·本·纳菲营”发表声明称赞此次行动。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的内外联动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该组织的战斗、抗压与反弹能力。当国家镇压强度增加时,该组

^① Thomas Joscelyn, “Ansar al Sharia Tunisia Leader Says Gains in Iraq Should Be Cause for Jihadist Reconciliation,” *The Long War Journal*, June 14, 2014.

^② Aaron Zelin, “Missionary at Home, Jihadist Abroad: A Profile of Tunisia’s Abu Ayyad the Amir of Ansar al-Shari’ah,”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3, No. 4, 2012, p. 9.

^③ Ansar al-Sharia, “Tahniat min Ansar al-Sharia bi Tuunis bi Munaasaba Eid al-Fitr al-Mubarak,” <https://justpaste.it/geo5>, 登录时间:2016年10月5日。

^④ Alexis Arieff and Carla E. Humud, “Terrorist Attack in Tunis: Implications,” *CRS Insights*, March 23, 2015, <https://www.fas.org/sgp/crs/row/IN10250.pdf>, 登录时间:2015年12月6日。

织通过向海外极端组织输送“圣战士”的方式保存实力；一旦国家戒备有所放松，海外的突尼斯籍武装分子又可迅速回国，在本国开展行动。因此，尽管2013年以来突尼斯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定叛”主义运动仍能在该国强势发展与扩张。

五、“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的框架化进程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初建时通过宗教话语开展动员，成效相对有限。2013年后，该组织改变话语策略，通过构建革命话语，引发2011年抗议参与者的广泛共鸣，实现了组织的扩张。

（一）“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的宗教宣传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将建立“伊斯兰国家”作为终极目标，挑战民族国家体系。从框架化过程来看，该组织成立之初便将拓展宗教话语作为宣传的核心目标。在该组织成员看来，其首要任务是改变突尼斯人的思维方式，使整个社会回归宗教传统，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的规范。^①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媒体事务部早期的舆论宣传大多以输出价值观为主。2011年至2012年间，该组织在“脸书”上发布的信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提醒穆斯林依循“圣训”行事，宣扬易卜拉欣·鲁拜希（Ibrahim Rubaish）、阿布·叶海亚·利比（Abu Yahya al-Libi）、哈利德·胡赛楠（Khalid al Husainan）等国际知名“定叛”主义人士的思想，要求人们按照上述人士的教义阐释理解伊斯兰教。第二类是声援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定叛”分子的暴力活动，将发动自杀式袭击的暴恐分子定义为“殉道者”，旨在将其暴力活动合法化和神圣化，且常以“如果为安拉而圣战是恐怖主义，那么我便是第一个恐怖分子”为其暴力行径辩护。第三类是谴责与其观点相悖的世俗派人士与组织，^②批判外来思想，尤以其宣扬的“信奉民主是不同于伊斯兰教的一种宗教”^③最具典型性。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利用各种政治机会重组“定叛”主义资源，迅速建立起一套分工明确、官僚化程度较高的组织机构，通过社交媒体拓展宗教极端主义话语，利用清真寺和慈善组织招募成员、提升动员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逐渐在突尼斯站

^① Fabio Merone, “Salafism in Tunisia: An Interview with a Member of Ansar al-Sharia,” *Jadaliyya*, April 11, 2013.

^② Nouredine Miladi, “Social Media as a New Identity Battleground: The Cultural Comeback in Tunisia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4 January 2011,” in Noha Mdlor and Khalil Rinnawi, eds., *Political Islam and Global Media: The Boundaries of Religious Identity*, Oxon: Routledge, 2016, p. 40.

^③ Aaron Y. Zelin, “Meeting Tunisia’s Ansar al-Sharia”.

稳了脚跟。2012 年 5 月,“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在凯鲁万召开第二届年会,吸引了超过 3,000 人参加。^①

突尼斯剧变后,打着宗教旗号进行社会动员的团体不计其数。以“复兴运动”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以“改革阵线”为代表的政治萨拉菲组织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倡导回归经训、发扬伊斯兰文化,但同“定叛”主义思想相比,这些政党组织的主张相对温和。尽管“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试图表现出“宗教虔诚”,但从该组织第二届年会参会人数来看,其支持者的数量仍十分有限,可见激进的宗教话语并不能在突尼斯获得广泛共鸣,使该组织开始调整自身的宣传策略。

(二)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的“革命”宣传

在 2010 年底突尼斯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中,示威群体以“面包、自由与尊严”作为口号,抗议政治腐败。本·阿里政权倒台后,突尼斯的政治腐败和经济低迷的状况未见明显好转,过渡政权与保守派屡屡妥协,不少参与群体性抗议活动的激进人士抱怨“革命”不彻底。在此背景下,2013 年下半年以来,“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在其宣传话语中增加了“继续革命”的主题。

2013 年 8 月,拉希德·加努西声称其领导的“复兴运动”将放弃坚持《革命清洗法》(*Law on the Immunization of the Revolution*)草案^②,为本·阿里时期的官员重返政坛提供了契机,令不少参加 2010 至 2011 年抗议的突尼斯人颇为不满。消息传出后,“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头目阿布·阿亚德·突尼西立刻发表声明,称“我们向‘复兴运动’及其政府强调……在我国历史上如此关键的时刻作出让步与屈服,无异于政治自杀”,并强调“即便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也永远不会把国家交给法国与西方的‘走狗’。1991 年你们曾让穆斯林失望,我们决不允许你们在 2013 年重演这一幕”。^③

此番言论旨在批评“复兴运动”领导的过渡政府“背叛革命”,特别是背叛了当初“自由”与“尊严”的革命口号。一方面,“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将“自由”解读为“伊斯兰教的自由”,这与阿里政权时期及“复兴运动”领导的过渡政府的行为严重错位。1991 年本·阿里政权强行解散“复兴运动”等大量带有宗教色彩的政党与组织,

^① Daveed Gartenstein-Ross, Bridget Moreng and Kathleen Soucy, “Raiding the Stakes: Ansar al-Sharia in Tunisia’s Shift to Jihad,” p. 9.

^② 2012 年 11 月 30 日,“复兴运动”、“保卫共和国大会”等五个政党联合提出《革命清洗法》草案。根据该草案,1987 至 2011 年间在本·阿里政府任职的所有公务人员,及前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Rally)”的资深党员均不得参加选举或在新政府中担职。

^③ Thomas Joscelyn, “Ansar al Sharia Tunisia Calls for Islamist Solution to Political Crisis,” *The Long War Journal*, February 8, 2013.

压制伊斯兰主义与萨拉菲主义运动,剥夺了“传播伊斯兰教的自由”。在后本·阿里时代,“复兴运动”不仅放弃清算前政权官员,而且还赋予其重掌国家权力与再度压制宗教传播和宗教活动的机会,等于断送了刚刚获得的“自由”。另一方面,阿布·阿亚德·突尼西将口号中的“尊严”解释为“穆斯林的尊严”。2014年,“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在开斋节声明中指出:“你的统治者正与犹太人和基督徒结盟同‘乌玛’作战,他们不仅剥夺了‘乌玛’的宗教、世界与尊贵,而且剥夺了穆斯林拥有尊严生活的权利。”^①该组织认为突尼斯自独立以来,政治精英推崇法语教育,对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惟命是从,淡化阿拉伯语教育和宗教教育,有损于“穆斯林的尊严”,并强调一切本·阿里时代掌权的世俗主义者皆为亲西方的“走狗”,他们重返政治舞台意味着穆斯林尊严的再度丧失。

尽管参与或支持示威抗议运动的青年未必都认同“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对“革命”口号的解读,无论其抗议是出于反对威权统治、痛恨腐败、反对世俗化政策,或其他原因,但都是针对本·阿里政权的。“复兴运动”执政后对保守势力的妥协与宽容使不少民众尤其是其中的激进分子感到愤怒,担心本·阿里旧部重新上台会加倍反扑。“复兴运动”成员兼议员杰米拉·克西克西(Jamila Ksiksi)曾表示,该党放弃《革命清洗法》草案后,每日都会有大量突尼斯人在“复兴运动”和她本人的“脸书”页面上留言谩骂,反映了部分激进主义者的不满与恐惧。^②

除“自由”与“尊严”外,“面包”是突尼斯民众的另一个抗议口号。突尼斯人均GDP在中东国家属中等偏上水平,“面包”不仅代表了温饱,也包含对本·阿里家族垄断国家财富的不满,以及对实现社会公正的渴望。然而,本·阿里政权垮台后,突尼斯的贫富差距与腐败问题未见明显改善。透明国际2013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受访突尼斯人认为本·阿里政权倒台后,国家的腐败程度反而有所上升。^③2015年7月,“呼声党”领导的政府提出《国家和解法草案》(*National Reconciliation Act Draft*),并获得正式通过。该草案规定,所有前政权涉嫌财务腐败与挪用公款的行为将被免于指控。该草案刚出台两日,便受到了数千名突尼斯人的抵制,他们认为该草案旨在为腐败者脱罪。^④事实上,早在2014年,“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就

① Ansar al-Sharia, “Tahniat min Ansar al-Sharia bi Tunisia bi Munaasaba Eid al-Fitr al-Mubarak”.

② Sawyer French, “Tunisia’s Young Islamists: Religious or Revolutionary Zealots?,” *ISP (Independent Study Project) Collection*, 2015, p. 20.

③ Emily Parker, “Corruption Rife in Post-Revolutionary Tunisia, According to Survey,” *Tunisia Live*, July 11, 2013.

④ Zeineb Marzouk, “Tunisia’s Activists Declare War on ‘Reconciliation’ Law,” *Tunisia Live*, August 18, 2015.

在其“脸书”页面上通过发布慈善活动视频吸引关注,尤其注重在视频中邀请获得帮助的人士现身说法,^①谴责“国家财富仅在当权者手中流转”,^②试图说服人们相信,“定叛”组织才是“社会正义”真正的践行者。

总之,“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利用革命者心态,对过渡政权及后过渡政权大加批判,试图表达一种立场,即无论是本·阿里旧部还是“复兴运动”与左翼派别,都无法真正改变突尼斯的现状。该组织声称,参加投票选举已经没有意义,唯有参加“圣战”和建立所谓的“伊斯兰国家”,方能实现根本性革命。此外,近两年突尼斯“定叛”主义者的袭击目标也由着装不合伊斯兰教法规定的穆斯林与世俗主义者,逐渐转向了总统卫队、警察等国家机器,从侧面反映出其动员策略的转变。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通过革命话语框架化,吸引了大量曾经参与 2010 至 2011 年推翻本·阿里政权抗议活动且对政治过渡时期突尼斯现状不满的激进“革命”青年。该组织对于“暴力革命”的鼓吹,及其与“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的密切联动,为这些激进青年提供了宣泄情绪的渠道。有数据显示,至 2014 年,“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在突尼斯招募的成员数量已经超过 7 万。^③近年来,该组织的动员能力迅速提升,已成为输送突尼斯武装分子前往海外参加“圣战”的主要中转站。

六、结 论

通过对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兴起、发展及影响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在“定叛”主义运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治机会、组织能力与框架化过程等因素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因此,国家必须根据该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定叛”主义运动的萌发阶段,政治机会是运动能否兴起的关键因素,此时实施审查组织活动、控制传播途径等限制性措施较容易实现对“定叛”主义运动的遏制。在运动扩张阶段,内生组织的资源动员是决定性因素,通过压缩政治机会的方式进行管控困难加倍,政府因此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① Daveed Gartenstein-Ross, “Ansar al-Sharia in Tunisia’s Social Media Activity in 2014,” *Jihadology*, June 6, 2014.

^② Ansar al-Sharia, “Tahniet min Ansar al-Sharia bi Tuunis bi Munaasaba Eid al-Fitr al-Mubarak”.

^③ “The Salafist Struggle”.

其次,“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初建时采用宗教话语作为框架化基础的动员效果不如后期的“革命”话语框架化,表明宗教因素未必是“定叛”主义运动参与者的主要驱动力。当前,包括突尼斯在内的许多国家倘若一味通过禁止男性蓄须、限制女性穿戴黑袍面纱等淡化与压制伊斯兰教符号的方式推进反恐,而忽视从维护社会正义、提升国家能力与政权合法性方面着手,或将难以获得明显成效。

最后,突尼斯本土的“定叛”主义运动已同国际“定叛”主义运动形成了较强的内外联动机制,要彻底改善本土安全形势,突尼斯需重视与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周边国家建立情报信息共享机制,协调安全治理举措,遏制极端恐怖活动的跨境策动、组织和实施。

当前,突尼斯尚处于脆弱的政治转型期,“定叛”主义运动的崛起不仅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埋下动荡隐患,而且其对民主政治与妥协精神的全盘否定,以及对极端思想与暴力活动的推崇有损于突尼斯民主文化的发展和巩固,更不利于突尼斯人的民族与国家身份认同的构建。^① 突尼斯当局需从提升国家能力、维护社会正义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综合改善国内安全环境。令人担忧的是,相对于五年前为极端思潮与暴力活动提供的宽松政治环境,近两年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当局的全面镇压措施又存在矫枉过正之嫌,打压宗教、扩大警察特权、以践踏私权为代价的传统“极权式维稳”似有复苏之势,^②这不仅无益于加强安保,反而可能为“定叛”组织以“侵犯自由”为名建立话语框架与动员机制提供可乘之机,进而引起更大反弹。如何在自由和安全之间寻找平衡,在明确国家权力边界的前提下加强安保,建立“维权式维稳”模式,已成为当前突尼斯安全治理的最大挑战。

(责任编辑:包澄章)

^① “Tunisie Le Cancer Salafiste,” *La Jeune Afrique*, Vol. 52, No. 2683, 2012.

^② Edmund Ratka and Marie-Christine Roux, “Jihad Instead of Democracy: Tunisia’s Marginalised Youth and Islamist Terrorism,” p. 78.